

严辉文

“我们人到中年,强身健体,纾愁解闷,团团伙伙,最爱去的,其实是家乡的‘低山’。对,它们其实也是‘家山’,在家乡的平原上、丘陵间,召唤着远近宾客来访,也是祖辈乡贤的归藏之所。”

《居止在家山》是舒飞廉继《云梦泽》之后,最新出版的散文集。作者给出了家山的定义,且延续了他一贯的散文美学特色:家乡志、才子书、美文范,但又远不是这些套路的重复。

舒飞廉在那所桂子山上的大学教授创意写作之余,回到他家乡的溧水河堤上,走一圈,就是散文;走两圈,就是小说。我还是说得轻飘了一点,他正如他早期创作的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不断蹚过长江、汉水、溧水、溧水、湘江……永远在环云梦泽的大别山、幕阜山、武当山、大巴山、神农架,乃至更外围的桐柏山、秦岭、武陵山间探秘。端的是“青山列列,诸水如龙”,这是东、南、西、北、大、块文章对他的召唤。

行吟楚地山水,从来是又一种文章义法。他的确是有浓浓的“恋地情结”,身上常有在楚地山水上作诗作小说做学问的屈原、李白、苏轼、欧阳修、吴承恩、李时珍、戴定安、李贽、何心隐等人附体,还挟带着海德格尔、德里达、瓦雷里、娜恩·谢泼德、段义孚们一起,全力还原、刷新、摹写或者复刻这些仿佛无穷无尽的家山川泽。

创作野心驱使他,正如他驱使帕萨特往返云梦泽、大别山一样。他可以即兴来一手好古文,如《程台记》中的《文昌阁赋》,《山海经》体的《牛迹山记》:“东十五里,曰牛迹之山。小溧水出焉,西流注于溧水。其上黑石嶙峋,多琼瑶,多象,其木多松,其草多棘,有鸟焉……绿衣赤足,翅若车轮……”他可以做文学理论的考析辩证格物致知,也可以写出瓦雷里“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式的诗歌。所有这些都加固了他的散文美学,所以他在那些散文中不断锤炼上天入地、清新夺目又沉浸蕴藉的文字:“月光如水银一般,流布林间,天之根,月之窟,松风细细,夜气默默。”(《上天台记》)

总有人奇怪,那些平凡的山山水水,到了舒飞廉的笔下如何就成为扬葩振藻的锦绣文章?我觉得,这归功于作者的深情凝视。凝视让他见人之所不见,比如他在飞廉的村庄看见了“红日由遥遥的东山(大别山)上升起来,正好是汉字中的‘旦’字……”,他看见了“东边的群山,脊线起伏,是一段优美的弧……也像我现在写小说、弄文章时,鼓弄的叙事线条”。他看见了大别山有时乘人不备瞬间长高,他看见了李白在白兆山向大别山方向的盛唐凝视,他甚至看见了吴承恩和李时珍在16世纪的蕲州城,讨论南瓜如何经世济用,于是他抓住了隐在家山的诗性价值。

《安州记》可以说是他“家山散文”书写的代表。帝业兴亡,安州沉浮,李白、欧阳修、赵复,还有宋祁等宋代“四状元”的丰神俊逸,然后山河焕新,生民居止。历史文脉之外,而家山,而河流,而沿革,而舆地,而古迹,而风俗,而人物,而方言等,其文本记传兼及南瓜、秧马、灶火、仓廩、团圆酒等以百科全书式视角呈现了丰富瑰丽又不失伟大雄厚的文学家山。

舒飞廉散文一直追求通古今之变。本书洋洋三十多万字,呈现了当下家山写作的新面貌。论者常将舒飞廉归结为“新乡土写作”的代表人物,笔者以为,至少他的“家山”,远比新乡土多些难以丈量的厚重文化历史气息,又远比文化历史散文多些鲜活浓郁的泥腥气。也许他从未想到写作门派问题,只是通过他的散文,负责任地告诉人们,家山可乐。

历丰赡的文学评论家,在袅袅淡芭中,漫议文坛故人往事,点评时而犀利时而温婉,一如她眼中的光……

设身处地,你想想,面对这样年轻的长者,我如何才能变得老气横秋?

“你的头发……没染过?”差不多年龄却早已两鬓斑白的朋友,看着我,总有那点疑惑。近视镜,没见N根白发发藏在黑发点吗?虽然得自遗传,我的头发又软又黑,但自然规律势不可挡。从前每次见面,妹妹会把藏在我黑发丛中的白发捉出来、剪掉。后来有一次,理发师说:“你有白头发了,要不要剪掉?”我说:“十根以下就剪吧,超过十根就随它去。”

肉眼可见的白发、皱纹真的很可怕吗?不,长在心头的白发、皱纹才可怕,浑浑噩噩、白来这世上一趟才可怕呀!

从今后,且静静等待我的满头黑发慢慢转成白发,想象这过程中该有个黑白相间的过渡阶段——非黑非白、亦黑亦白的美学效果,恰是我一向欢喜的高级灰。

找到一件能让你忘记时间的事,安安静静地做下去。不是为了变回从前,而是为了对得起现在的自己。请看明日本刊。

### 十日谈

抗老生活 责编:吴南瑶



柔肠百转断桥雨 塔影孤悬夕照中 雷峰塔 (设色纸本) 朱刚

一路陪同的文化官员,便买来了这条带胸绶的红领带送我,说我演出戴的那条领带颜色不够鲜亮,以后可试试换换它。多好的人情味儿啊!让我记了一辈子。

1979年我考上了总政歌舞团,便把它带到了北京。随后我就用它上了

央视的晚会。记得当时总政创作室有一位写词

写文案的创作者叫高峻,风流倜傥,经常被央视请做主持人。红领带被他看见后便跑来问我借,物以稀为贵嘛,当年在国内的市面上还真的很少能见到如此殷红的领带。本说只借用一次的,结果都好几个月了也不来还,

还频频出现在屏幕上。此时就有人对我说,小郁,你老借给他戴将来你戴就不新鲜了。哈哈,那时候心眼也小,就生硬地把它给要了回来,弄得后来我们见面了,还很尴尬。

后来,我大凡穿便装演出,都喜欢戴这条红领带。因为戴上它立显精神。记忆最深的就是在见到的照片里,有一张早先去欧洲演出的剧照。

那是在1988年,总政文化部组织了以总政歌舞团为主体,并调动了全军优秀歌唱演员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出访了当时的罗马尼亚、匈牙利、东德、波兰和苏联。

我非常荣幸地被安排为男女“美声”独唱、男女“民族”独唱和男女二重唱等五组独唱节目中的男“民族”独唱。演唱的曲目除了规定的《康定情歌》外,还有就感谢我的老师方应喧先生,他把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是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出访这些国家时唱过的这些国家的民歌都教给了我。没想到的是,我演唱的这两首歌,成为那次演出团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尤其是那首《康定情歌》,我在歌曲前加了一段山歌的高腔,一开口就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在东德在匈牙利都有报纸盛赞我的演唱。尤其在东德,国家电视台录播了我的晚会,仅转播了我的独唱《康定情歌》和女子群舞《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歌”好,是中国的民歌好。也是我们常说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再言归正传,还是写写说说红领带吧。记得我首演在罗马尼亚时并没有戴它,而戴的是一条土黄色领带。在休息室被程志看见了,他使用他那惯用的大嗓门嚷嚷:“小郁!我记得你有一条红领带呀?为什么不戴它,而戴这条土不拉几

了,也没意识到老之已至呀。

说起我的忘年交,除了多次出现在拙文中的“前排的小同事”等少数几位小友,大多是年长一辈甚至两辈的。我从小欢喜“轧大道”,数十年记者生涯又有不少机会采访耄耋成功人士,价值观相近的即成忘年交。

记得写“文化人生”专栏时,我对尔冬强兄说:“依是我这个系列采访的最年轻的一位。”

### 这就初老了吗

潘真

回家路上,我赶紧搜“初老”——初老现象一般被认为从25岁或30岁开始,持续到35或40岁左右,是身体机能(尤其是皮肤)开始出现早期老化迹象的阶段,此其一;其二,在部分老年年龄划分体系中,“初老”指60至74岁的“年轻老年”阶段。

似乎主要讲的,是未老先衰的年轻人。又长见识了不是!我本该对号入座的,当然是“年轻老年”这档。

忽然想起忘年交李黎明。李姐姐以独具创意的编织时装名世,目前已将作品铺到了巴黎。早年,记者专访的文章里写她“年过半百”,她耿耿于怀,跟我吐槽,自己哪有那么老。我因此写了篇《成功托盘》,告诉她,有出息50岁还年轻,没出息25岁就老了。眨眼N多年过去,我都“年过半百”好久

这两天整理旧照片,见到了好几张戴着同一条红领带的演出照,便想起了这条红领带的故事。年纪大了,回忆便多了起来,而且特别容易把一些记忆深处的、平时几乎觉得不值得回忆的小事情回忆起来。年纪大了,时间富裕了,还爱随手写些小文章,以防痴呆症。今天呢,我就写写这条红领带的故事吧。

### 一条红领带的故事

郁钧剑

哦,应该说我曾经是写过机会去吃另外的一碗机关饭的,但我端起那碗饭后,觉得不适合我,便不再“努力”,放弃了。

言归正传,还是说说红领带吧。这条红领带的历史有点长,它是在我到总政歌舞团之前的1978年随桂林歌舞团出访时日本友人送的。那次我们在熊本、大阪等地走了一圈,我唱独唱,唱桂林的山山水水调,唱日本的拉网小调。那时候我就知道把《拉网小调》里开头的那句“呀郎”拖得老长老长的,不到观众鼓掌绝不收口。哈哈,谁让我们就是“吃开口饭”的呢?应该说从那时起我就懂得如何取悦观众了。也是因为受欢迎吧,我们离开时一位

以前,春天对我来说是新上市的笋、蚕豆,朋友做的清明粿,网购的艾草麻糍、刀鱼馄饨。自从开始观鸟并各处行走,视野中便有了食物之外的春天的细节。

雁是春信之一。今年三月,我在珥珥的田野上目睹雁群高飞、低飞和落下。车开过仍覆着雪的枯黄田野,远处黑压压如小土堆的便是雁群,主要是短嘴雁,也有白额雁。雁在飞的过程中不时鸣叫,应该是在彼此沟通。它们将回到西伯利亚度过繁殖季,今年秋天,又将带着新长成的雁南下。

珥珥当地的米很好吃,圆润有弹性,米香足。饭店老板也卖米,我和他买了些,快递送来,包装上写着“大雁米”。雁群在迁徙途中多半也吃过散落的稻谷。我和它们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天交集,通过大米,仿佛多了些隐秘的联系。

住在上海的时候,去南汇看春过春。搬到苏州郊外,更方便的观察地点是水八仙生态文化园。这是一处收费公园,进园后可看到种植水八仙的大片农田以及澄湖西岸。湖上黑压压的白骨顶或许是留鸟,绿翅鸭和白眉鸭则是停经此地即将北上的旅鸟。农田里有更多过客:有着红色长脚和黑白羽的黑翅长脚鹬最为醒目,其他鹤需要一一辨认,鸕鹭凭借纤长的脚在水田里缓步徜徉觅食,泥地上和田埂上则是迈着短腿跑得飞快的小鸟,金眶鸻、环颈鸻、水鸕、白鹇。毕竟是春天,农人忙着把大量茨菰放进水田,开始新一季种植。他们一定早就看惯了鸟儿在春秋两季来去,这几年也该习惯了这些披挂望远镜和相机的游客。

山里的春天又是另一番景象。擦树的黄花给山头覆上一层草黄,已走到尾声。山鸡椒的花朵是泛着微绿。好几种山矾也在开花,尽管都是小白花,色调却有微妙的区别,走近了便能体会。

树木的变化是无声的热闹,鸟声则是实实在在的繁盛。武田百合子在《富士日记》中不止一次写过日本树莺的鸣唱:三月和四月,“树莺在叫”;七月,“树莺的叫声变得娴熟,便转入盛夏”。日剧的初夏场景常以日本树莺的叫声为背景,婉转上扬的尾音消失在带着热度的空气中。分布在中国的强脚树莺,其鸣唱与日本树莺的调门很像,音色更单薄和清亮。前几天在杭州良渚山间,强脚树莺已叫得十分圆熟,不知道它是不是迅速过了练习阶段。与之对应的是黑尾蜡嘴雀的鸣唱,自从某位观鸟前辈将其定义为“这栋楼没有电梯”,每每听到就想笑。春天的黑尾蜡嘴雀还唱不出完整的乐句,几个音节含糊地滑过“这栋楼”,或进展到“这栋楼没”。我知道,等它们能

唱完“电梯”,春天便已溜走。

### 又一春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